

# 鎌倉時代に於ける關東の禪

(四)

大屋徳城

## 五 祖元の來朝と圓覺寺の造營

弘安二年、宋僧祖元來朝す。祖元字は子元、別稱は無學、宋明州慶元府の人、寶慶二年生る。十三歳にして父を喪ひ、杭州南屏山北礀簡に投じて薙髮し、翌年徑山に赴き無準範に依る。無準寂するの後、靈隱寺の石溪月に隨ふ。次で、育王に往き偃溪聞に謁し、從ひて淨慈に移る。虛堂愚に靈鷲に參し、物初觀を大慈に叩く。一日井上の轆轤を見、忽然として省あり。無準示すところの狗子無佛性の話、及び香嚴擊竹の頑を悟る。時に年三十六。翌年里人萍鄉宰羅季勉、東湖白雲菴を以て請す。居ること七載、母を失ひて靈隱退耕寧の席下に歸り、第二座に居る。太傅賈似道、台の眞如を創して招く、居ること七年、明年四明に歸り、天童一環溪の下に第一座と爲る。偶道隆寂し、建長寺の席闕けたるを以て、時宗人を遣して名僧を聘するに會ひ、五月太白を離れ、六月太宰府に著せしなり。時に歲五十四、佛光國師語錄、無學禪師行狀、佛光禪師塔銘。

先之、鎌倉にては、執權時賴卒して、長時、政時相亞いで執權と爲り、時宗<sub>時賴</sub>僅に十五歳にし

て連署と爲り、後執權と爲れり。然るに、遠く大陸を觀るに、北方の強蒙古新興の勢ひを以て四百餘州を席卷し、忽必烈戰勝の餘威を以て、海東の日本を併呑せんとするの意あり。高麗を介して朝貢を促す。實に文永五年なり。幕府蒙古の牒を得て、朝廷に獻じ、廟議正に復牒を議せんとする。此に於いてか、舉國震駭し、國論亦沸騰す。朝廷爲す所を知らず、二十二社に奉幣し、宗廟諸陵に奉告し、諸大寺に祈禱を命じ、人心惄々たり。

文永八年九月、忽必烈再び國使趙良弼を遣して、筑前今津に至り、復牒を求めしむ。加茂正傳寺の東巖惠安の如き、結衆して、降服の祈禱を凝し、謂はゆる宏覺禪師祈願文を草するに至りしも此の時なり。

正傳寺住持東巖慧安大衆某甲再拜。

一心啓白。八幡大士。六十餘州。一切神等。今日本國天神地祇。以於正法。治國以來。部類眷屬。充滿此間。草木土地。山川叢澤。水陸虛空。無非垂跡和光之處。各々振威。各々現德。可令研伏他方怨賊。昔在女帝。名曰神功。懷胎母人。相當產月。爲防他州無量怨敵。誓心決定。起勇猛心。因之。國中一切神祇。知其志念。皆悉隨從。擲於干珠。大海枯渇。擲於滿珠。海水盈滿。無數怨敵。漂流無餘。此之兩珠。俱是如意。今現在於王宮正殿。十善華開。寶珠菓現。十惡之眼。都不可見。昔日神功豈異人乎。今八幡宮大菩提是。濁惡滿邦。雖無善根。正傳一衆。

懲懲祈念。鎮護誓約。甚深依憑。大衆某甲。今在王地。樹下石上。草衣木食。滴水寸土。無非朝恩。行道修善。皆歸國家。知恩報恩。真實行業。此是如意摩尼寶珠。此是金剛吹毛刺劍。乾坤之中。何物不降。設滿三千大千世界三目八臂大邦羅延。摧破不肖。何況蒙古。譬如師子敵對猫子矣。

又有傳聞。蒙古人云。日本弓箭。兵仗武具超勝他國。人有勢力。夜叉鬼神。無由敵對。雖然。國中下賤無道。上者卑下。下者高舉。萬民亂故。王臣匹分。無理亂國。何不入掌。一陣破却。殘黨不難。先破高麗。次責日本。以彼軍兵。自恣降伏。天竺震旦。甚以爲易。所聞無違。二國和合。衣冠一致。兩度牒使。高麗人也。顯然無疑。先度牒狀。不及返牒。第二牒狀應有返牒。并以和親。風聞滿衢。正傳聞之。愁歎無量。悲徹骨髓。顧古助神。以大乘經神呪明呪。啓白發願。懲懲鄭重。己巳臘月二十七日。當社寶前。一心開白。大歲庚午三月初一。於正傳寺。專心結願。七九行業。連々無廢。三百萬遍經王神呪。三業相應。歷々珠玉。法樂莊嚴。八幡大士。奉祈聖朝。師子虎狼。大勢高運。萬國怖威。仍無返牒。無有和親。當結願日。如彼牒使。神告靈夢。千萬怖畏。還對神國懇望和親。蒙古毛冠。跪所奉獻。此是降伏。先端故也。又高麗半違背蒙古。隨順本朝。念此等利。神感道交。靈驗令然。切冀明神入於貴賤五體之中。增運益勢。可研伏蒙古怨敵。重乞神道成雲成風。成雷成雨。摧破國敵。天下泰平諸人快樂。伏乞八幡三所

權現。百王鎮護。誓約無廢。放<sub>二</sub>大光明<sub>一</sub>。加持護念。上來啓白。都莫違告。天上地下。皆垂<sub>三</sub>照覽<sub>二</sub>。

發願

至心發願	一心諷誦	諸大乘經	真言神呪	功德威力	八幡權現
法樂莊嚴	威光倍增	靈驗神威	冥加國主	今上皇帝	師子大勢
虎狼威猛	蒙古怨賊	聞之恐怖	萬國降伏	皆歸聖德	八幡大士
一切神祇	天上地下	護法善神	皆來集會	擁護王宮	聖朝安穩
卒土安寧	(中略)				

文永八年大歲辛未九月三五酉時開白 (下署)

幕府は外難の免る可からざるを悟り、鎮西に命じて、沿海の防備を嚴にし、時宗自ら國家の平安を禱る。祈願文に云く、

專祈弟子時宗永扶<sub>二</sub>帝祚<sub>一</sub>。久護<sub>二</sub>宗乘<sub>一</sub>。不施<sub>二</sub>一箭<sub>一</sub>而四海安和。不露<sub>二</sub>一鋒<sub>一</sub>而群魔頓息。德仁普利。壽福彌堅。秉慧炬<sub>二</sub>而燭昏衢<sub>一</sub>。剖慈心<sub>二</sub>而賑危乏<sub>一</sub>。諸天匡護。衆聖密扶。二六時中。吉祥駢集。次冀山門肅靜。中外安寧。檀信歸崇。

然るに忽必烈は必ず我が復讐を得んと欲するの氣勢を示し、終に文永十一年十月軍備を整へ、軍船九百餘艘兵數萬を以て對馬を襲ひて之れを屠り、次で壹岐を襲ひ、博多に殺到し、暴虐を逞うし

て引舉げたり。此に於いてか、全國震動し、幕府は愈防備を嚴にし、老幼舉りて、國難に赴かんことを誓ひ、士氣大に振ふ。翌年建治元年四月、忽必烈重ねて禮部侍郎杜世忠等を國使として、復牒を促せり。時宗大に怒り、之れを龍口に斬り、越えて、十一月北條實政を筑紫に遣し、太宰經資等に命じて、逆襲の準備を整へしむ。かくて、博多沿岸に防壘石壁を築き、蒙古の侵入に備へしむ。

斯くの如き人心洶々、兵馬空虚の間に於いて、國家の安危を一身に負へる執權時宗が特使を發して、他國の高僧を迎へしめしは果して純然たる信仰上の動機より出でたりや頗る疑問の餘地ありといふ可く、恐らく、府中耆宿の獻策に基き、招聘の事に托し、世外の僧侶を利用して、彼の國の状況を探知せしめんが爲めなりといふを妥當とす可し。

弘安元年七月、道隆寂す。同十二月、時宗請帖を作りて、詮藏主、英典座の二僧を遣して、高僧を大陸に聘せしむ。請帖に云く。

時宗留意宗乘。積有年序。建營梵苑。安止縉流。但時宗每憶樹有其根。水有其源。是以欲請宗名勝助行此道。煩詮英一兄。莫憚鯨波險阻。誘引俊傑歸來本國爲望而已。不宣

弘安元年寅十二月廿三日  
時宗和南

詮藏主禪師

英典座禪師

大陸にありては、忽必烈既に元朝を建て、年號を至元と稱し、宋は僅に餘喘を保つに過ぎざりしも、崖山の一戦、帝昺海水に没し、社稷此に滅ぶ。而して、元は固喇摩教を奉する蠻族なれば、宋朝建立の寺院を破壊し、僧徒に暴虐を加へしこと多く、爲に難を外國に避けんとするの心なきに非ず。祖元は真如寺を去りて、兵を雁山能仁に避く、偶元兵來りて、刃を加へんとす。即ち一偈を打して云く。

乾坤無地卓孤節。喜得人空法亦空。

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

即ち免れて、天童景德寺に往き、環溪に依る。環溪は無準師範の門に出で、祖元と同門の誼あるに由る。留て第一座と爲る。無學禪師行狀、佛光禪師塔銘。

祖元請帖を受け、衆を辭す。環溪衣を付す。問答法語に云く。節略

師元祖乃云。祖師逾海越漠。而至中華。有大法可傳。今日日本平將軍。遠招「山僧」。山僧不知有甚巴鼻。良久顧視大衆云。所以道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凰」。鳳凰生「衆羽」。但看雲馳月運。莫說舟行岸移。諸人若也會得。朝々相見。其或未然。遠引「孤帆」。不勝「依戀」。

結座。世路艱危別故人。相看握手不知頻。今朝宿鶯亭前客。明日扶桑國裏雲。(佛光國師語錄)  
鏡堂覺圓環溪の法嗣 桃溪宏雲入宋僧を伴ひ、六月日本に著す。

題平戸島佛堂

乘槎專爲上乘來。入境高標會佛牌。下瞰漁家千百戶。腥鳥不敢入僧齋。

八幡宮祈風

風駕寒潮苦打頭。連宵祠下覺遲留。聖君速轉西南信。鳳翼翩々送客舟。

賀茂廟祈風

佛道如今已向東。王臣命我振玄宗。勿忘當日靈山囑。惠我西南一掉風。(佛光國師語錄八)

八月鎌倉に著し、二十一日建長寺に入院す。

師歛衣就座索話。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莫有道得底麼。僧問平生自笑不能閑。迢遞來登巨福山。只把少林無孔笛。聲々吹出。萬年歡學人上來。請師祝聖。師云。南嶽峯頭八字碑。僧云。未離宋朝。已到扶桑。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五月離太白。八月到建長。僧云。既至扶桑顧聞提唱。師云。銅沙羅裏滿盛油。僧云。記得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此意如何。師云。據書請客。僧云。寶壽便打。又作麼生。師云。家貧難辨素食。僧云。只如三聖道。與麼與人。非但瞎卻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意作麼生。師云。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僧云。只如寶壽擲下柱杖。便歸方丈。又作麼生。師云。一場狼藉。僧云。且道。今日堂頭和尚。開堂演法。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有。僧云。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云。射虎不眞徒勞。

沒羽。僧云。只如<sub>レ</sub>相模太守請和尚坐鎮名山。畢竟有何祥瑞。師云。九包呈瑞彩獨角出滄溟。僧云。還許學人讚嘆也無。師云。有何不可。僧云。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華木易逢春。師云。道得一半。僧禮拜。師乃云。我此法卽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存所遊方。勿妄宣傳。釋迦老子將此印付彌摩訶大迦葉。摩訶大迦葉二十餘傳而至菩提達磨。菩提達磨二十餘傳而至于此。顧視大衆良久云。山僧未離大唐已前。將謂日本衲僧白日點燈。將鹽醫渴。及乎到來。箇々眼橫鼻直。人々立地頂天。山僧當初也要如何若何。到此一場懶糲只得便將此印與諸人。一卽印定。更不敢移易一絲毫許。爲甚如此。卓柱杖一下云。秋高天影直。海闊浪無聲。

復舉。白侍郎。問鵲巢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巢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道得。巢云。八十翁行不得。白有省。師拈云。鵲巢用處。如龍王宮殿在千波萬浪之外。若非白侍郎航海梯山。鎮海明珠爭得到國。雖然如是。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佛光國師語錄)

一翁院豪<sub>長樂</sub>高峰顯日、規菴祖圓等來問するもの多く、禪風甚だ昌んなり。

證擴長樂一翁上堂。如來正法眼。非今亦無古。父子親不傳。千歲密相付。香嚴擊竹偈。幾人錯指注。昨朝問長樂。直答無<sub>レ</sub>贅語。如人白晝行。不用<sub>レ</sub>將火炬。又如<sub>レ</sub>香象王。擺壞鐵鎖去。摩醯正眼開。大搗塗毒敷。普告大衆知。說偈作證據。公驗甚分明。鵝王自擇乳。」

東山日長老。相訪上堂。東山下事雞犬斜陽。清谿七里五里。松竹千莖萬莖。祖翁活潑更設隱藏。

良久云家肥生孝子。馬瘦見毛長。」

觀音長老至。上堂。人從京師來去作住山翁。說盡山雲海月。聲前一語不通。事存幽蓋。理挂箭鋒。爾如啞我若聾。虎在南山咬大蟲。」

東福無關至。上堂。慈明訪神鼎。東福見福山。不弄西河獅子。哮吼更無兩般。盤走珠々走盤。古兮今兮。諸人自看。」

建仁虛菴至。上堂。賓看主。主看賓。爾底我不會。我底爾不聞。一對鐵錘。無孔打成。一合乾坤。同倚闌干。無一語同看海山生暮雲。」

謝長樂長興光福三長老上堂。短者自短。長者長。森々密々可憐生。學翁門下無凡木。葉々枝々總是香。卓柱杖。下座。」

無象西堂至。上堂。白雲庵裏。太白峯前有一句子。落在爾邊。無學老漢也是窮曹司。檢舊案。十萬里水面要尋此句。上窮碧落。下入黃泉。六七年內方得見面。見則見了不可得而說。不可得而言。只得低頭覲地。仰面看天。冤憎會苦。黑蜜黃蓮。卓柱杖云。無象。無象。尙餘骨面。堪承掌。不用重施肋下拳。」(佛光國師語錄三)

祖元時宗を補け、風化を布く。時宗祖元に參して、大事を決するところあり、弘安四年元寇の襲来するや、一舉に之れを覆滅して、相模太郎膽如甕、と稱せられしもの亦祖元の力與て多きに居る。

(次章に説くべし)

蒙古の大難靖り、弘安五年、時宗山之内に一寺を創して成る。本尊寶冠釋尊を安じ、一日圓覺經及五部大乘經を書寫し、祖元を請じて開山と爲し、十二月八日祝國開堂の式を行ふ。初め時宗弘安元年祖元と共に、地を相して伽藍を建てんとし、翌年工匠を擇み宋國に遣し、徑山諸堂の制を見せしめ、之れに倣ひて經營の功を積みしなり。拈香法語に云く。節略

太守入於真空三昧中。遊泳性空真海。而不住空寂之中。而顯現如幻佛事。現造圓覺精藍。不日之間。造出普光明殿。遮那妙體。補陀大士。十二菩薩。天龍八部。僧堂廚庫。皆已畢備。又一日書寫五大部經及圓覺修多羅經。今日開堂。延請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入此道場。廣開禪席。廣納禪侶。仍請山僧。揚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仰讚慈尊及諸菩薩。種々功德。種々佛事。真事不虛。功德難量。雖虛空。包裹不及。千佛讚之不盡。所以參禪人。要明此理。不住空寂之門。不住有爲之相。幻出如幻三昧。顯出無功用行。頭頭妙體。刹々全彰。不出這箇時節。釋迦老漢二千年前。將恒沙劫事。促在四十九年說。盡後來將四十九年說。促在一日寫畢。亦不出這箇時節。我衲僧家將一日所寫之經。向一棒一喝上。掃蕩更無餘蘊。到這裏控千百萬劫。亦不見其長。石火電光不見其短。證盡玄妙聖量境界。亦不增一絲毫。居愚痴閹閉。亦不減一絲毫。無來無去。無暗無明。非大非小。非愚非智。非濶非狹。非短非長。非有爲。非無爲。非

自然。非不自然。非造作。非不造作。非莊嚴。非不莊嚴。指出一塵之内。擘開圓覺伽藍。遮那妙體。遍滿塵沙。十萬菩薩。面々相對。光明照徹。十方華雨。遍周沙界。水鳥樹林。齊放寶光。山色溪聲。同演妙法。所以道。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恒沙諸佛儼然存。廣長舌相聲浩々。且道。又箇什麼時節。喝一喝。

又偈を説きて云く。

偉哉菩薩現宰官。能具深廣大願力。深樂法喜禪悅味。悟此摩尼大寶王。只此寶王具衆相。變現五百億寶冠。只此摩尼寶冠裏。變現五百億瓔珞。一々瓔珞寶冠內。豁開五百億宮殿。一々五百億宮殿。湧出五百億寶光。一々光中具衆色。開敷五百億寶蓮。一々寶蓮微妙相。顯現五百億佛土。一々佛土各差別。各坐五百億如來。一々如來示實相。廣說五百億三昧。三昧之中無彼我。無有一切諸冤親。覺空々覺等大虛。空覺々空無所有。離名離相絕對待。諸佛方便亦復然。等度一切諸有情。不斷煩惱。談實相。一切菩薩證此法。湛寂回旋。生死海回途。法界廓無邊。一切衆生悉成佛。將此深心奉塵刹。護法護民。只者是。卓柱杖。(佛光國師語錄)

實に建長寺創立の後、三十年に當る。同六年七月、時宗圓覺寺を以て幕府の祈願所と爲し、尾張上總二國の内若干地を資用に充てられんことを幕府に申請す。

請被以圓覺寺爲御願。寄附尾張國富田庄并富吉加納上總國畔蒜南庄内龜山鄉。供給寺用狀。

右茲寺者爲鎮護國家紹隆佛法。究華麗所草創也。地是神仙勝域。水石饒奇。隣亦建長仁祠。鐘梵和韻。飛閣透逸。擘山叢以碁布矣。層軒延褒。出雲寛以綺錯焉。丈六廬舍那金容赫奕乎中央。十二菩薩衆白毫照耀乎左右。孰與西天之莊嚴。宛然震旦之儀度。爰龍象鱗集。香花羅列。宣揚南宗之玄機。恢弘東漸之法水。晝夜四時之座禪。朝暮兩般之諷經。送寒送暑。不愆不忘。凡厥日月所照。車書所通。丹祈周遍。鉅益耶重而雲嶺春徽。霜林秋菓。縱支山資豈全石鉢不若廻長久之淵重遙斷當無數之塵劫。虔訪先例。分捨私物。宛給功德。古今之間。蹤跡居多。就中近存建長之前修蓋達穎誠於上聞。請施恩恤。必垂允容。以忤精舍爲御願寺禪寄田園永備寺領。輸如雲之租。助喰霞之供。然則善苗不粧。普灑法雨於九州。禪枝成林。鐘傳楚風於億載。寰宇艾安。幕府蕃臣時宗誠恐頓首謹言。

弘安六年七月

日

相模守平朝臣時宗狀

同十六日、執權駿河守業時、教書を下して、將軍家の祈禱所と爲し、尾張國富田庄并富吉、加納上總の畔蒜南庄内龜山郷を寄す。

圓覺寺事爲將軍家御祈禱所。任相模國司申請。所被寄進尾張國富田庄。并富吉。加納。上總國畔蒜南庄内龜山郷也者依仰下知如件。

弘安三年七月十六日

駿河守平朝臣業時華押

時宗書を添て教書を祖元に致す。

以圓覺禪寺。申成將軍家御祈禱所候。仍御教書進之。食轉已轉。法輪常轉。必及龍龕之期。感悅之至。不知所謝。委細期面拜。恐惶謹言

七月十八日

時宗

圓覺禪寺方丈侍者

新編相模國風土  
記稿、七十九。

祖元復書して、謝意を致す。

祖元端肅。皇悚申覆。茲承鈞汗誠至。圓覺供僧田產將軍公文。及鈞座備申文狀共三紙。一々燒香覽訖。山懷甚爲法門爲賀。誠是國家及大將軍太守千年植福之基。萬劫作佛之本。老懷預此鉢飯露惠多矣。佛天照臨誠非小事。謹此申謝。來日參詣府墀。面既不宜。祖元端肅。皇々申覆。

七月十八日

因て普說して、衆に示して云く。

接莊田文字普說。謝檀那并示衆曰。佛在世時。以乞食爲活。東土迺立莊產。建置叢林。此二者皆是佛意。乞食自活亦是利彼人天。置立莊產。亦是利彼人天。乞食奉供出於一時。其福有限。置立莊產。歲月綿々。其利長。其福廣。(中略)老僧大唐來此。仰蒙大檀那眷愛。深知老僧是佛法本色人。特爲建立此方伽藍。亦欲佛法流行本國。大宋二十年間。前輩去後。老僧頗爲衲

鎌倉時代に於ける關東の禪(四)

(五七)

子所歸。教人做工夫。不將別公案。只將郎心郎佛四字。布施學者。中間下語多。有不甚契吾意者。我者裏如紅爐相似。鼓起紅焰。不容爾蚊蚋棲泊。豈容著一毫情識於其間。若是獨脫底人。或有言語。或無言語。或帶道理。或不帶道理。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透得此公案。一大藏教。百千法門。那裏有不透底。我在大唐時。院雖不大。位雖不高。取信於人。卻不在大方之下。老僧臨赴日本之招。多有衲子。牽衣垂泣。我向諸人道。我兩三年便回。不用煩惱。吾今與諸兄說。諸人見老僧。郤作夢閑。甘悠々度了歲月。不知老僧撇掉了大唐多少好兄弟。要來開諸兄眼目。中間或有一箇半箇。直下如生師子兒哮吼壁立萬仞。方可與佛祖雪屈方稱我數萬里遠來之意。

檀那建此道場。常宇高廣。四事供養種々妙好。今日將莊田文學布施老僧。千年萬古供養衲子。且道。檀那意在於何。諸兄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做教透去。若一向如前不肯座禪。不肯諷經。不肯赴堂。喫粥飯。寮舍橫眠倒臥。赤身露體。不搭袈裟。不展鉢盂。懶墮狼藉。年頭直到年尾。有何補報檀施。諸兄不可不回頭。若有幾人參請眼目開。契得老僧意者。亦可以銷我思鄉之念。慰我爲法求人之心。千萬勉力爲知事者。爲耆舊者。須當以佛祖頂在額頭上。才曰常住金穀。便是佛之倉庫。一毫狼藉。一毫管帶不及。便是出佛身血。削佛面金。罪過不容饒悔。須當量出度入。撙節重輕。莊頭須得正人。不可順己之私溺

於所愛。縱其狼貪。蠹損常住。遞相蒙芘不發一言。常住欠缺。百端借貸。吵聒檀那。檀那見之只見厭煩。佛云。無得多求壞人善事。涅槃經云。若諸弟子無有檀那供養所須時。世飢餓飲食難得。爲欲建立護持正法。我聽弟子受畜金銀穀米賣易所須。如是等物要須淨施。淨施者無私之謂也。所以道。公生明。明之一字通天通地。通佛通祖。正是般若正體。別無通理也。佛於每經中。付屬菩薩羅漢。於末世中。汝等當生彼處興隆佛法。護持衆生。諸公不可謂末法比丘中無肉身菩薩出現也。諸公各自盡情。(佛光國師語錄)

時宗、弘安七年三月、閏月の齋料として米百石を寄せ、翌年卒す。其後も幕府の優遇渥く、九月菜園の地を寄せ、同九年正月、上野國北玉村の地を以て、佛事用途料に充つ。此の年九月三日祖元寂すと雖も、幕府の保護愈厚し。

貞時執權と爲り、父時宗の遺志を繼ぎ、正應六年六月尾州篠木庄を造營料に宛行ふ。

尾張國篠木事。當時造營□爲扶所寺家可致其沙汰之狀如件。

正應六年六月廿五日

貞時花押

永仁二年正月、貞時禁制の條目を定め、風紀を振肅す。

禁制條々事

一 僧衆不帶免丁事

一 禪律僧侶夜行地宿事

若有急用之時者爲長老之計可差副人也

一 比丘尼並女人入僧寺事

但許二季彼岸中日二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七月盂蘭盆兩日此外於禪興寺者每月廿二日於圓覺寺者

每月初四日可入也

一 四月八日花堂結構事

一 戒臘牌結構事

一 僧侶橫行諸方採花事

一 僧衆去所不分明出門事

一 延壽堂僧衆出行事

一 僧侶着日本衣事

一 僧徒入尼寺事

一 四節往來他寺作禮事

一 僧衆遠行之時送迎事

右條々於違犯之輩者不論老少可令出寺也若於有子細者可指申其名之狀如件

永仁二年正月 日

正安三年八月貞時、住持西澗士曇と計り、巨鐘を鑄造し、鐘樓を建つ。乾元元年  
に作新編相模國風土記稿  
七十九には嘉元元年る復び寺家の法制を定む。

圓覺寺制符條々

- 一 僧衆事
- 一 不可過貳百人
- 一 粥飯事
- 一 臨時打給一向可停止之
- 一 寺中點心事
- 一 不可過一種
- 一 寺參時扈從輩儲事
- 一 可停止之
- 一 小僧喝食入寺事
- 一 僧徒出門女人入寺事

固可守先日法若違犯者可追放之

一行者人工帶刀事

固可禁制之若有犯者永可追出也

右所定如件

乾元二年二月十二日

沙彌

徳治二年五月、貞時當寺毎月四日、大齋の結番を定め、其の文名を記して下知す。(略す) 文書 延慶元年九月西園寺前右大臣公衡の執申に依り、伏見上皇宸筆の扁額を下し給ふべき由沙汰あり。因て十一月貞顯此事を鎌倉に申下す。同十二月圓覺寺を以て定額寺に列すべき旨官符を賜ふ。建長寺又定額寺と爲り、共に勅額を賜ふ。建長造立の後、實に五十六年に當り(新編相模國風土記稿九十八) 圓覺寺造立の後一二十二年に當る。

太政官符相模國司

應以當國大圓覺寺爲定額寺事

右太政官今日下治部省符再得沙門崇演今月日奏。狀爾。茲伽藍者先父正五位下行相模守平朝臣時宗弘安聖曆大淵獻歲昧凝棘信專所草創也鏤檻文槐之鮮妍也宛然香花缺乏奇麗金姿玉相之照耀也孰與白毫水之嚴飭於是不朽不退修四禪三昧之妙行于晨于夕致天長地久之禱祈料知王法籍佛法而斷盛

佛法藉王法而紹興者乎。早以私寺專爲定額。憶厥先蹟不可談論。且卒由願成就寺之往躅所寄進大圓覺寺之仁祠也。任彼貞應之佳謨。將賜官符勸勅願而已。何況忝振宸毫。幸下題額。誠是希代之嘉謨也。豈非萬葉之美談哉。昔陳室高祖帝之操聖翰也。垂字黑於大莊嚴寺之露。今本朝太上皇之染天筆也。耀稱謂於大圓覺寺之月。在今思古。彼旣璣焉。抑崇演倩顧。至愚之庸材。早謝衆務之繁機乘。雖歸佛陀之真乘。猶慕社稷安全。奉君之道。報國基之謂也。凡當國者奉進將軍家所爲御願寺也。然寺高達鶴唳於九霄。宜飛鳳詔於千里。望請天恩因准先例被賜官符。以件寺爲定額寺。將誓護國家。令興隆教法然則金輪運遙。永仰栗陸之曰。寶算德久。鎮伴華封之年。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省宣承知。依宣行之者國宜承知。符到奉行。

延慶元年十二月廿二日

修理宮城使從四位上行右中辨藤原朝臣（花押）

修理東大寺大佛長官正五位下行左大夫小楳宿禰（花押）

貞時に亞きて、高時執權と爲るや、又父祖に同じく寺家の興隆を念とし、嘉曆二年十月、法令數條を沙汰す。

### 圓覺寺制符

#### 一 佛法修行事

任本願之素意方丈可被執行之於世事者可有談合于寺家行事是則先人之遺命也後昆宜服膺焉  
於兩班頭維那者行事伺案內可請定其外者方丈僧侶行事相共加談議以厥器用可撰補也

一 寺官事

一 僧侶掛塔事

談合寺家行事可入法器之仁也

一 大小耆舊事

請定之後一回未滿者不可載名字於床曆也

一 僧衆事

不可過貳百伍拾人

一 小僧喝食事

不可過伍人

一 諸堂並職者布施事

佛殿僧堂舍利殿輪藏御影堂司庫子此外可停止之

一 粥飯事

大耆舊之外止請物可着僧堂將又臨時打給一向可停止也

- 一 寺中點心事  
不可過一種
- 一 寺領事  
給主連々遷替庄務之煩費濟物之闕乏職而由斯向後任舊例都聞並行事可致沙汰也
- 一 住侶出寺事  
隨其輕重可有沙汰以斥言不可折獄等於出寺之時者可被談合行事也
- 一 行者人工帶刀事  
固可禁制且件輩動致諍論剝及傷僧中沙汰弛紊故歟早寺家行事可令進止也
- 一 僧侶夜行他宿事  
若有急用者爲長老之計可差副伴僧也
- 一 比丘尼並女人入僧寺事  
彼岸中日二月十五日四月八日孟蘭盆兩日每月四日九日廿六日此外禁制也
- 一 僧衆去所不分明出門事  
延壽堂僧出門事
- 一 僧徒入尼寺事

一 僧衆遠行時送迎事

條々可停止於違犯之輩者不論老少可令出院也

右所定如件

嘉曆二年十月一日

沙彌(花押)

(新編相模國風  
土記稿七十九)

建長五年建長寺建ち、弘安五年圓覺寺建ち、同六年淨智寺建つ。弘安四年北條宗政卒し其の三週忌に大休正念開堂す。建長は時頼の創むるところ、圓覺は時宗の創むるところにして、實に北條氏の親しく經營するところに係り、弘安六年七月圓覺を以て幕府の祈願所と爲す。共に幕府の官寺たり。淨智亦此條支族の經營するところ、此の三大寺を中心として、粟船の常樂寺あり。山之内の禪興寺あり。胡桃谷の法源寺あり。榮風の禪宗は鎌倉に於て大に其の根柢を得たりと稱す可く、延慶元年十二月建長建立後五十六年 圓覺建立後二十七年建長圓覺共に朝廷の定額寺と爲る。此に於いてか、北條氏の私寺は幕府の公寺を經て、朝廷の官寺に列し法制上天台真言と資格を一にするに至りしなり。執權よりいへば、時頼時宗を中心として、貞時高時父祖の遺志を繼ぎ、法匠よりいへば、道隆普寧祖元の三代を経て、鎌倉の禪宗は鞏固なる地盤を得しものといふ可く、先きに源氏の經營するところ壽福寺あり正治二年、淨妙寺あり建仁元年、謂はゆる鎌倉五山は斯くの如くにして完備したりしなり。

朝廷の禪宗を遇する延慶の列定額寺を以て著名なる事實とすべきこと勿論なれども、先之、弘安元年七月道隆の寂するや、大覺禪師の追謚あり、之は我が國に於ける禪師號の始にして、裏面に幕府の運動もありしならんと雖も、實に異例にして、天台真言の大師號宣下に相當すといふ可く、而も南都北嶺沈默を守りしより察すれば、幕府の勢力の然らしむるところにして、新來の禪宗此に公認せられ、他宗亦其の勢力を承認し、延慶列定額寺の素地を爲しきものと觀ざる可からず。之れを禪宗に先んじて興りし淨土門の諸寺が國家の法制上未だ何等の待遇をも受くる能はざりしに比すれば、其の勢力格段の差ありと謂はざる可からず。禪寺としては既に建仁寺ありて、朝廷の待遇を受くると雖も、こは表面上叡山の末寺として待遇せられしに過ぎずして、未だ以て禪寺として地位を獲得したりしとは稱す可からず。

建長開山蘭溪和尚圓寂之後奉詔謚大覺禪師禮塔三偈

鳳啣徵號下穹宸。圓鑑前瑞□氣新。一夢分明成兩覺。前身大覺是今身育王璉禪師  
亦號大覺道契英檀遇聖明。

花開結果已圓成。人天景仰優曇瑞。雷動風行震八紘。

塔影團團月滿空。肅騷松竹引清風。忽忘後得悲心願。佛日重輝出海東。（佛源禪師語錄）

是れ大休正念の大覺謚號の賀頌なり。以て當寺の事情を察す可し。

六 祖元の風化と武士階級の參禪

道隆日本にあること三十三年自寛元四年至弘安元年常樂建長建仁壽福に居る。普寧日本に在ること七年自正元元年至文永二年専ら建長に住す。祖元日本にあること八年至弘安二年建長圓覺に居りて、各化を施す。道隆來る時三十四歳、寂する時六十七歳、其の半生を日本に送り、住寺亦鎌倉と京洛とに跨ると雖も、時運未だ來らず、化風甚しくは振はざりしに似たり。普寧の來る時六十三歳、其の去る時六十九歳、建長にある短日月なりと雖も、時賴の契悟を初として多大なる刺激を與へ、大に禪機の動くを觀る。正念來る時四十四歳、寂する時六十四歳、日本にあること二十一年自文永六年至正應二年専ら鎌倉にあり、淨智を開き禪興建長壽福圓覺に住し、頗る武人を化す。祖元來る時五十四歳、寂する時六十一歳、建長圓覺にあり、時宗を始として、當時武士階級に向ひて、大に禪風を扇く。謂はゆる御家人の間に禪宗の濕潤せしことは主として、正念祖元の二人者を推さる可からず。正念の風化は既に其の一斑を述べしを以て、此に祖元の教化の状態を説かんとす。

祖元宋より來り建長寺に入るや、時宗大に歡び、優遇甚だ渥し。常に參禪して心要を問ひ、祖元又提撕甚だ努む。時宗に關するもの佛光國師語錄に散見するもの甚だ多し、かつて、道隆の忌辰に丁り、時宗釋迦の尊像を刻み、圓覺經を雕印して、祖元を請ひて供養の筵を展ぶ。祖元大衆を集め普說して、大に時宗の參究を促す。普說に云く、節略

太守今晨爲開山大覺和尚遠忌之辰。雕造如來聖像。雕刊圓覺了義經。命山野普說一則光顯大覺。

二則慶懺聖像。尤見太守爲法存舊之念切々。大體佛祖出興自說法不得。須是人天與國王大臣主張及外護。方可以建立法幢。若無人天國王大臣主張。佛祖說法不成。何爲如此。魔王伴侶衆多故也。豈不見法花經中道。如來得法國土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各有功者。法王勸喜。賜以禪定解脫根力覺道之法。以此言之。諸佛出世。豈能獨立。今日太守保持大國生靈。又保持佛祖之道。非但爲國家之將相。亦是如來之將相也。山野冒然此來。非太守一力主張。一力外護。亦難建立法幢。太守朝々暮々。念々留心此道。念々心留老僧。靈山會中金口付囑。乃見於今日。老僧憂嘆。衆中兄弟。如波傾瀉倒。牽挽不回。有時風前月下。嘆息不已。搔着太守憂念佛法之切。頗自相合山懷。一半歡喜。一半煩惱。歡喜者歡喜太守痛念佛法。敢問太守老僧更有半煩惱。煩惱在何處。太守若參得透佛法。大幸。

元冠の事あるや、時宗大に心を國難に碎き、元使を斬りて彼の來襲を待つに當り、恭しく經典を血書して、神明佛陀の冥護を祈る。

太守血書諸經。保扶國土。請陞座。若論此事。只貴當頭。若論戰也。妙在轉處。如金剛寶劍。擬之則橫屍萬里。如帝釋幢。一切邪風不能傾動。如輪王珠。一切惡毒悉皆遠離。如獅子王。一吼則百獸腦裂。如大日輪。一照則陰魔絕跡。高而無上。大而無双。橫亘十方。堅窮三際。護法護民。要見全鋒獻勝。摧邪顯正。掃開虎穴魔宮。佛力與天力。共運。聖力與凡力。齊新。正

恁麼時。奏凱一句作麼生。道。萬人齊仰處。一箭定天山。

結座菩薩發大心不可思議力。剝皮與折骨書寫。佛功德拔濟苦。衆生皆獲勝妙樂。我此日本國主帥平朝臣深心學般若。爲保億兆民。外魔四來侵。舉國生怖畏。朝臣發勇猛。出血書大經。金剛與圓覺。及於諸般若精誠所感處。滴血化滄海。滄海測無際。皆是佛功德。重々香水海照見浮幢刹。諸佛座寶蓮。常說如是經。一句與一偈。一字與一畫。悉化爲神兵。猶如天帝釋與彼修羅戰。念此般若力。皆獲於勝捷。今此日本國亦願佛加被諸聖神威武。彼魔降伏。生靈皆得安。皆佛神力故。世々學般若。報佛威猛力。(語錄三)

祖元建長寺にあり、大衆を率ゐ、長月法華經を讀誦して、國土安穩を祈る。宋朝の禪寺日中諷經の儀なし。日本の叢林に日中諷經の式ある實に此に始るといふ。

弘安四年五月、蒙古の軍は高麗の兵船を先導とし、壹岐對馬を屠りて九州に迫る。兵船三千五百、兵十五萬と稱す。鎮西の諸將博多の沿岸に防ぐ。舉國震蕩實に開闢以來の外難たり。時宗此の間に處して、神色自若大事を理めて驚怖の色なし。祖元の謂はゆる「弘安四年。虜兵百萬在博多。略不經意。但毎月請老僧。與諸僧下語。以法喜禪悅自樂。」法光寺殿第三年忌陞座法語といへるもの此の間の消息を傳ふ。而して、閏七月朔夜颶風俄に起り虜船覆滅し、大捷を得るや、時宗千體地藏を建長寺に供養し、彼我の戰死者を弔ふ。祖元法筵に臨み說法す。是一に、法海一味、怨親平等の佛意を體得せる時宗

の大慈悲心の發露せる美舉にして、祖先の感化の著しきを觀る好個の資料なり。我が國に於ける武士の情けが如何に禪宗に依りて培養せられしかを觀よ。

讚<sub>二</sub>地藏菩薩<sub>一</sub>普說(中略)復說偈云。稽首地藏尊。歷劫悲願廣。深入佛性海。神通不可量。我佛金口宣。讚歎不可極。普救諸衆生。如空無有盡。我此日本國菩薩緣最熟。貴賤無老少無不仰恩德。故我大檀那蒙恩尤不淺。持此一國事。實賴菩薩力。每於危難中。救護如響答。念此菩薩恩。建此入圓覺。崇閣今已成。奉安菩薩像。々々々千尊莊嚴先具足。今請山野人。對像說法要。今我手中珠。奉獻於菩薩。一即是切。一切卽是一。一多無礙。多一非相雜。變現河沙界。湧現無窮億。光明照十方。成就波羅密。唯願大寶王祐助我日本國。令我地堅固猶如妙高山。令我軍雄健猶如那羅延。令我歲豐稔。民無飢餓者。令我民安樂疾皆消滅。令我國長久百劫無傾動。願我奉菩薩。福壽二俱勝。願悟最上乘。速證菩提果。前歲及往古。此軍及他軍戰死與溺水萬衆無歸魂。唯願速救援。皆將超苦海。法界了無差。冤親悉平等。(語錄四)

時宗祖元に就て參究し、孜々として怠らず。「答太守問道法語」一篇は能く此の間の消息を洩せり。  
云々、(語錄七)

夜來詮藏主言。和尚教<sub>二</sub>太守<sub>一</sub>拋卻公案。世間雜念起時。將甚麼截斷。將甚麼對治。野僧對它曰。此是自己柵柄未得入手。自己眼目未開。假借外料。將物遺物。雖去得一重。又添一重。

悟則無咎。不悟則擔閣。一世衆中先第多有「此病」。萬事分然之時。雖將公案換得念頭。爭奈妙明圓滿。清淨靈覺之體如「千日竝照」。竟被此樣話頭障卻。不能得見。只管別求悟入。譬如欺楚投吳也。野僧奉勸「太守」。既於公案不能一笑冰釋。咬嚼既久。未得下落。所以教一切颺下。耳聽心水定狂火息。要眠便眠。要坐便坐。於三更半夜風前月下。或睡將熟時。或睡將覺時。或在夢中。東去西去時。或夢與賓朋往來交接時。或夢見勝妙境界時。試請自看。是是麼物。恁麼變現。又開卻眼。便見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分曉。展轉又入夢中。再見覺時事體。又向覺中。再見夢中影像。此覺此夢。皆非他物。只是一箇猢猻子。或出或入。或來或去。百千萬樣。直是無影無迹。雖然無影無迹。影迹遍滿大千世界。在凡夫隨一切聲色名利死生恐怖。便隨六道輪回。在佛祖不隨聲色名利死生恐怖。處々作用。處々出沒。處々游戲。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在方同方。在圓同圓。與大虛同一相貌。謂之圓覺妙場。號爲真如涅槃。衆生自爲無明煩惱。初無別法。譬一口之中。呵氣則暖。吹氣則冷。豈有兩氣耶。佛則衆生之用。衆生卽佛之體。聖凡轉換。只在翻覆手爾。釋迦老子說盡一大藏經。未後拈起一枝華。迦葉微笑。爲之付法眼藏。此卽是凡夫日用中事也。亦非凡夫日用中事也。諸祖所傳。或傳偈。或投針。或行棒。或行唱。或將語言遮蓋了。當面拋出。學者眼目明利。提起便知落處。若是眼目昏鈍。便被宗師當面熱護。千山萬水只管尋討。討得著只在掉臂咳嗽中。討不著便有無限邪解杜撰鑿說。德山和

尙道。絲毫繫念。三途業因。警爾情生。萬劫羈鎖。初參禪人公案。不可不提。三五年既無悟入。須當放下。若不放下。此名無繩索枷鎖也。古人方便妙門反爲毒藥。苦哉三祖云。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放之自然。體無去往。大率做工夫人。不可不緊。三年五年一向緊去。逼緊成邪。有不可救藥之病。每々見兄弟。喪心失志者多。古人又云。轉急轉遲。轉求轉遠。所以山野教人放下。輕々體究如貓捕鼠。討尋不見。冷處蹲身。不知不覺。鼠子忽然撞入口來。便是得底時節。太守但放冷落。自家本命元辰。和公案自有撞來底時節。此等機境。山野親曾歷遍了。正所謂病多諸藥性。方驗始國傳人。太守反覆細觀。依樣做去。自有失笑底時候也。如此說話。老婆禪也。在裏許。翳睛法。也有裏許。

祖元かつて病みし時、時宗二醫官をして灼艾せしめ、和尚今日法身を灸するか、色身を灸するかと問はしめ、祖元偈を以て答へしことあり。

太守令朗元房漢章二醫官爲師灼艾。問云。和尚今日灸治。是灸法身耶。是灸色身耶。若謂灸色身。色身不離法身。若謂灸法身。法身無病。師贈偈云。一燄通身列焰紅。塵色刹土煖烘々。老僧忍病無他意。只要衆生病掃空。(語錄七)

